

大世界

旺堆的故事

李建树 著

知识故事和生活故事系列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知识故事和生活故事系列

李建树 著

旺堆的故事

故事世界

I287.4

1051

I287.4

1051

中国儿童文学名著丛书

BR
S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反映现代少年儿童生活的中篇小说。

某城郊有个藏族孩子叫旺堆，在他小小的世界里，生活也是不平静的。他父母早逝，和姐姐相依为命，艰难度日。有一天，扎西哥带着他猎获了一头梅花鹿，立即被倒卖药材的不法分子盯上了。经过一场危险的较量，他们战胜了这伙歹徒。但没想到他们猎鹿也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生活教他懂得了许多，他终于找到了通向美好世界的路。

作品情节生动，出人意外；语言活泼，自然流畅；生活气息浓郁。

封面画：周建明

插图：于绍文

责任编辑：王亚宁

目 录

第一章 我和……	1
1. 我也是“父母双亡”的	1
2. “踏雪”有点势利眼	6
3. “小官儿迷”纯粹是虚假同情	10
4. 毛老师有点死要面子	18
第二章 我的日记——生计问题	24
第三章 狩猎记	40
1. 我见到了沙漠	40
2. 老扎西讲的故事	45
3. 我做了个恶梦	54
4. 初战失利,老扎西的枪法令人笑掉大牙	57
5. “瞎猫”真的碰上了“死耗子”	61
第四章 鹿茸风波	66
1. 鹿肉宴	66
2. 不速之客——朱贺	
还有一个神气的哥哥呢	72
3. 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啊	76

4. “藏胞”的好心肠	82
5. 毛老师果真身手不凡	90
第五章 得了冠军之后	101
1. 我和扎西哥是怎么成了罪人的	101
2. 事情有了转机	108
3. 我是冠军还是“二”?	114
4. 我起码得听听化学课是怎么回事	120

第一章 我和……

1. 我也是“父母双亡”的

有一阵子，我对《个体经济报》上的征婚广告特感兴趣，“×××，男，二十八岁，身高一米七三，父母双亡，工资……”差不多都这么写，挺逗。

然而，有一处我是怎么也看不明白的：一个人没有爸爸妈妈多痛苦呀，干嘛他们非得写明“父母双亡”呢？

我指着报纸凑近我姐，先念一遍，再问她。姐正低头为我补衣服呢，听了我的问话就停下手中活计，瞅我半天，未说话脸倒先红了。当然，我敢说，我姐姐是很好看的：眼睛又大又亮，头发黑黑的，一笑就有俩酒窝儿……但此刻她不笑，也不正面回答我的问题，倒是先数落开啦，什么不好好念书啰，不认真写作业啰……“就是看报纸，”她拿针往报纸上那么一戳，“也尽看那些破广告！将来准……”我当然十二分的不服，回击她



道：“哼，就这报纸还是扎西哥包馍馍才进的我家门，你说你让我看什么？看什么吗？”姐姐一下子没话说了，脸色也黯淡下去，有一种挺对不起我的表情。

真的，我家……挺倒楣。我现在慢慢地也多少知道点儿生活的艰难，所以一般地说，我尽量不惹姐姐生气。

我抖抖手中的报纸，又“噗哧”一声笑了起来。“笑个屁！”姐姐仍然不高兴。我说：“姐，我看这‘征婚广告’特有意思，我是琢磨着想给你挑一个最最理想的丈夫哩！”姐姐也“噗哧”一声笑了出来，脑袋勾了勾，盘在头上的长辫子落下来，敲了下我的后脑勺：“别又犯魔症了。让你扎西哥听见，不抽你的筋！”

“他敢？”我挺自信地说了句，但仍指着报纸叫她答：“姐，你说嘛！”

“唉，这也不懂。”姐姐的脸色又变阴了，“‘父母双亡’，就是说家中没有老人拖累呗。一般姑娘家愿意找这样的男人，所以，它就成了一个好条件了。”

“哦，我懂了。姐，那我也符合这一条！”

“滚！一天净寻思啥哩。”姐姐又厉害起来了，还自言自语地嘟囔着：“小的时候，谁不知道没有父母的苦处呢；长大了，反倒拿它作为一个什么了不起的条件了，还好意思印在报纸上……”

就是。

一想起这些，我心里也挺伤感的。就以我们初一（1）班来说吧，不论男女同学，个个都有爸有妈，而且不是厂长、科长之类的官儿，起码也是工程师、大夫、教师什么的，顶不济也是个工人，哪象我，孤苦伶仃的，亏得有个姐姐相依为命，否则准会象街坊说的一样，我旺堆早成了个姥姥不亲、舅舅不爱的主儿啦。

况且，姥姥在哪儿呢？舅舅在哪儿呢？

听姐姐说，我们家早先也是在大草原牧羊住帐篷的。妈妈生我那年，阿爸被“割资本主义尾巴”，不得已才流落到这城郊。

现在我们家所在的这块地方，真有点象都市边的村庄——旁边是一座现代化的大工厂，代号叫“706”——我们就在厂外打庄廓，盖土房，住下来，依附着工

厂生活。譬如种菜啰、积肥啰、做小买卖啰，反正谁也不管谁，谁也离不了谁。也有与706厂的工人家套近乎交上朋友的，经常替人家买鸡蛋买大豆什么的，人家就送点工作服旧皮鞋之类作回报。小尕娃穿上工人的翻毛大皮鞋，咯登咯登地走，神气死了。

我们这里有很多尕娃，但象我这样进人家工厂子弟学校去念书的不多。这全怪我家的家长——尼玛赤君姐姐，她想让我上北京读大学，然后在706厂当工程师，吓吓，这才叫“鞍韉辔头样样俱全，小马驹儿套夹板”哩。

看人家多自在：

南头马六子儿，他爸给他套了一架小毛驴车，车是胶皮轱辘车，驴是杂毛小叫驴。一大早，他就出门，横卧在车厢里，听着小毛驴脖子上的铃铛叮叮咚咚响。到了706厂的家属宿舍，先提着一筐奶子挨家送。瓶是各式各样的，这家是盐水瓶，那家是啤酒瓶……一手交瓶一手交钱。送完了，他就去掏垃圾。工厂的垃圾全是宝哇，废钢铁可卖钱，小玩艺儿可以玩。没有捡的了，就拿铁锹铲炉灰，拉回家来肥地……这些都做完了，他的一天“功课”也结束了，爱怎么玩就怎么玩。

北头小罗桑，他爸给他置了一套烤羊肉串的炉具。炉子是长方形铁箱子，钎子是一根根一头磨尖了的

粗铁丝，煤装在小推车的车厢里，羊肉和调料装在一只旅行包里。一大早，他也出门，地点是选在706厂的大门口往右拐角里。先烟熏火燎地鼓突着羊皮口袋，把烤箱生旺了火，再将一块块羊肉串到铁钎子上。脸象炭似的黑，手象鸡爪似的脏。太阳暖融融地照着，职工宿舍里的阿公阿奶们，领着小孙子小孙女们出来了。他们一个个都往罗桑的身边凑，胖嘟嘟的小手上，举着一毛两毛零钱。小罗桑象猎狗看见野兔子似的兴奋起来了，一手捏着铁钎子慢慢转动着，让羊肉接受炭火的炙烤，一手拿根毛刷子往羊肉上蘸喷香的调料。羊油和调料在炭火上“滋滋”地响着，冒出一股股让人馋涎欲滴的香味儿。小把戏们横拿着羊肉串喷儿喷儿地咬，小罗桑就跟着咕咕地咽口水。

这时候，我在干什么呢？我正被关在教室里听课呢。

可能是王老师讲XYZ。那老师呀，鬼精鬼精的，讲一堂课，正好写满一黑板字，自己就不用擦黑板啦！朱贺说他不是数学老师吗，业务很熟练吗，咱们哪天请他算算一个屁有多重得了。哈哈，朱贺那小子，顶不正经了，可他热情、活泼，不嫌弃我，因此，我俩不错，简直有点形影不离。

毛老师一本正经地对全班同学说过：“同学们，要

好好学习呀，尤其是现在，我们正处在信息时代，没有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会被社会淘汰的呀。每一个‘轮’（人），都应该对社会作出贡献，社会才能付给他一定的报酬。所以左拉曾经说过，知识才是幸福的源泉……”嘘！还“左拉”说哩，“右拉”说也不行啊，瞅瞅你自个儿吧，大学毕业，才挣两头绵羊钱，还赶不上咱罗桑烤半月羊肉串，净是洋鬼子糊弄书呆子的鬼话，还拿它当圣旨传哩。要不咋说所有老师中，顶数毛老师傻呢。

不过，话要说回来，毛老师是我们班主任，对我可是够仗义的。

每天，只有放晚学后，金色的夕阳还暖融融地照着我家小院的那一刻，才是我最自由自在的时光。

2. “踏雪”有点势利眼

一放下书包，我第一件事就是爬上我家的院墙，看风景。东边，是706厂，宽阔的水泥马路，神气的高楼大厦。西边，能看到瞿昙寺大殿上的金顶，宝葫芦似的

金顶，在夕阳照耀下熠熠生辉，壮丽极了。北边，是一座很高很高的山，我们管它叫“老爷山”，传说山顶上早先有过一座老爷庙，后来遭火烧了；现在是电视转播台，火柴盒似的楼房顶上有发射天线。每年“六月一”，我们班级准组织一次登山活动。我特别喜欢这项活动，因为论爬山，706厂的工人子弟，谁也不是我的对手。

我骑在墙头上不动了，面对老爷山，我又要朗诵诗歌了，那诗当然是敝人自个儿创作的了：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几回回梦里爬老爷山，
红旗呀，
插到了山顶上。

你一听可能会说：这跟咱们刚刚学过的《回延安》差不多呀！我说：不要紧的，你听：

“汪汪汪！”

“踏雪”不知道前方发生了什么事，随着我的朗诵，它也叫、大扑，但我只把它当作是对我的赞赏或者伴唱。它此刻是站在门边，脑瓜顶上的黑鬃毛显得有几分威武。我的朗诵一结束，它便敏捷地转过身来，黄眼



珠朝上瞅着，向我讨好。那样子，生人看见定会吓得半死，但它却是我忠实的部下。

它全身漆黑，就四只脚脚踝上有一圈白毛，这使我们班的那些同学觉得它挺神，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

“踏雪”，这名儿，挺帅，对吧。

踏雪有点势利眼，我认为。

凡是穿四个兜干部服的人(象防疫站的胡胖、电业局的老秃等)上我家来，它只朝人家“呜呜”地哼哼着，一点儿不厉害；有时候还把腰塌下去，抬着头，尾巴一摇一摇地向人家讨好哩。要是来了背粪筐的、穿得油脂麻花的当地人咧，它就“汪汪汪”地大吼着，一冲一冲，装出极力想挣断铁链子往人家身上猛扑的凶相来——真有点“狗眼看人低”啦。

我站在墙头上大喊：“踏雪，奏乐！”

踏雪又“汪汪”地大叫起来，气氛非常热烈。但是，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情——姐姐出来了，她站在牙赛①里喊：“旺堆，快下来！又爬墙头……”

我咬牙往下跳。

姐姐又拍巴掌又跺脚：“别跳！别跳！崴了脚可怎么上学呀！”

姐姐真有点儿细心过度，我的一举一动她全有话说。幸好，院门外响起了“嘟嘟”的摩托声，一会儿就进来一个五大三粗的男子汉，操着一口“青海普通话”说：

“阿么着，旺堆又把祸祸闯哈了②？”

① 牙赛，藏式建筑中类似回廊的地方。

② 这句话的意思是，怎么啦，旺堆又闯下祸了？

他把“了”发成升调的“流”音，倒是挺好听的。

他就是扎西。

“你管呐？”我悻悻地向他撇撇嘴，一拧脖就进了屋。

扎西为了溜须，净向着我姐说话。那点儿意思，谁还看不出来？

“汪汪汪”，踏雪不高兴了。真的，我放学了，应该将它放开才对呀。

我将铁链子摘下，它就摇着尾巴跟我一起进屋。

3. “小官儿迷”纯粹是虚假同情

“旺堆，来看看我带来了什么？”

扎西哥并不理会我的冷淡，摘下帽子拍打拍打衣服上的灰土，招呼我出了庄廓的院门。

院门外停着一辆嘉陵摩托，后座绑着一只塑料桶，里面盛着半下子黄色的液体。

“阿拉拉拉^①，青稞酒！”我失声叫道，“是第一淌^②美酒吗？”

“你呀，还俗的喇嘛，什么事都不会干；草原上的浪荡鬼，只认得酒……”

“哈，獐鹿不要笑话兔子尾巴短，虱子不必厌恶跳蚤肮脏；你呀，小时还顶不上我的个儿哩。”不知怎么，在扎西面前，我的舌头总是特别好使。不过，话要说回来，扎西哥小时候肯定不如我。但是，我敢说，那小子运气不错，当了三年兵——是那种开山修铁路的苦力兵，复员后就离开了草原，安置到706厂当工人，还用复员费买了辆摩托车。

我稀里糊涂地把塑料桶提到敖仓^③里放好。扎西撸胳膊挽袖子地在帮姐姐洗面粉——就是把粮店里买来的面粉放在棉布口袋里洗，缸里放着半下子水，手捏着口袋在水里反复揉搓。

缸里的面糊糊水用来蒸酿皮，口袋里剩下的面用来蒸面筋。

我这么说，你大致也明白点儿什么了吧？喏，我姐姐没有工作，我俩最困难的时候，别说“手抓”^④了，连

① 阿拉拉拉，是一种惊叹口气。

② 一滴，藏酒分为一滴、二滴、三滴等。一滴是第一次流出的好酒。

③ 敖仓，藏民炒青稞的地方。

④ 手抓，大块煮的羊肉，可用手拿着吃，故称“手抓”。

糌粑都混不上。姐姐哭过，哭得很伤心，这时候扎西哥来了，他也是藏族人，我们就成了好朋友。他说：“有一双手还能混不上酥油糌粑吃？卖酿皮去，那玩艺简单！”

于是，姐姐就做酿皮到扎西哥住的独身宿舍门口去卖。



一张酿皮三角钱。放在案板上啪啪啪切成长条，盛在盘子里，顶上抓一把面筋，一撮葱花，然后浇酱油、醋、辣子糊……凉丝丝、滑溜溜的，味儿可美啦！

遇上晴天，又闷又热，吃酿皮的人就特多，姐姐一天能挣好几块钱，不仅吃穿不愁，有时还给我买巧克力豆